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茶花女

(法)小仲马 / 著 张保庆 高如峰 / 译

La Dame aux Camélias



北京文艺出版社

茶花女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法) 小仲马 / 著 张保庆 高如峰 / 译

La Dame aux Camélias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Dumas, A.)著;张保庆,高如峰译.
—3版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 11
ISBN 978-7-5378-3422-3

I. ①茶… II. ①小… ②张… ③高…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483号

书 名 茶花女

著 者 (法)小仲马(Dumas, A.)

译 者 张保庆 高如峰

责任编辑 史晋鸿

策划出版 徐现江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18911770988 18911770989(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bywycbs@126.com

印刷装订 三河市杨庄第七印刷厂

开 本 700×960 1/16

总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年2月第3版

印 次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422-3

定 价 1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在我看来，只有在广泛地对人进行了研究之后，才能塑造人物；如同想讲一种语言就得先对其认真学习一样。

既然我还没到会塑造人物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讲故事了。

不过，我要请求读者相信下面所讲故事的真实性的。其中的所有人物，除女主人公之外，其余均尚在人世。

而且，本书中罗列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都可找到人证；如果我的论述还不够充分的话，他们均可进一步作证。由于某种特殊的机遇，只有我才能够把这些情况描述出来，因为我是唯一掌握最后那些细枝末节的人。而缺少这些细枝末节，就无法写出一篇完整动人的故事。

那么，下面就来讲讲我是怎样获悉这些细枝末节的。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了一张拍

卖家具和诸多珍玩的黄色巨幅广告。这次拍卖发生在物主谢世之后。广告上虽没提及死者的姓名，然而却说拍卖将于16日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在昂丹街9号举行。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人们可以在13日和14日两天去参观那里的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爱好珍玩，暗自决定不坐失良机，即使不买，至少也要去一饱眼福。

第二天，我就到了昂丹街9号。

时间还早，可是房子里却已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宾。尽管这些女宾身着天鹅绒服装，披着开司米披肩，大门口又有华贵的四轮轿式马车恭候，却仍禁不住吃惊地、甚至是仰慕地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一派豪华。

不久，我即明白了她们仰慕和吃惊的缘由了。因为当我也仔细打量了一番以后，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住房。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上流社会贵妇——这里正好就来了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希冀看到的话，那就是这些妓女的闺房。这类妓女每天都在向贵妇们炫耀着自己的衣饰。她们同贵妇们一样，在著名的剧场和意大利歌剧院里拥有自己的包厢，并同贵妇们并肩观看；这类妓女毫无顾忌地在巴黎街头卖弄着自己的姿色、珠宝和“风流韵事”。

眼下，我所在住宅的女主人已经死了。现在连最贞洁的女人亦可直入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而肮脏场所的秽气。何况，如果需要，她们还可以托辞说自己仅为拍卖而来，事先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参观一下广告上所要拍卖的东西，并预先挑选一番，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这样说，并不妨碍她们从要拍卖的精美物品中去探究这个妓女的生活轨迹。何况人们无疑已对她们讲述过有关妓女的十分离奇的故事了。

不幸的是，所有神秘的事情都伴随着这个绝代佳人而悄然消逝

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如何满怀期望，她们也只能面对死者身后所要拍卖的东西啧啧称羨，而对这位女房东生前已经卖掉的一切都是无缘再饱眼福了。

不过，这里还是有些东西值得一买。房间陈设富丽堂皇，玫瑰木的家具，塞费尔和中国产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以及各类绸缎、丝绒与花边绣品，应有尽有。

我随着那些贵妇名媛，在房间里漫步浏览。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幕帘的房间。正当我也要跟着进去的时候，她们却嬉笑着匆匆退了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害臊。我倒反而为此更想急于进入这个房间。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装饰精心，巧夺天工，充分显示出死者生前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置的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桌子上，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种珍宝在灿灿闪光。真可谓满室美妙绝伦的收藏！在屋内数以千计的物品之中，没有一件不是用金银制成。而它们，对于一个我们此时此刻正置身其住宅的女人的梳妆打扮来讲，又是多么必不可少啊！不过，这些收藏品只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同一个情夫所能置办齐全的。

亲眼目睹一个妓女的梳妆间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不管是什么东西，我均饶有兴趣地仔细鉴赏一番。我发现在所有镂雕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不同人名的开头字母和各种纹章的标记。

凝视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向我展现出一幕这个可怜姑娘的卖身情景——我想，上帝对她尚算仁慈，没有使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衰老之前仍容颜永驻，消逝于奢侈豪华之中。而衰老对于妓女们来说，简直意味着她们的一次死亡。

不错，有什么比看到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们放荡生活的晚年——更感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没有丝毫的尊严，引不起任何的同情。这种没完没了的悔恨——不是源于生活道路的坎坷，而是基于错误的选择和对金钱的挥霍。可以说这是人间所能耳闻的最

悲伤的事情了。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年老妓女。穷其一生只留下了一个女儿。据她的同辈的人讲，这个女儿长得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对于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母亲始终没有说过“你是我的女儿”，而只是求她能为自己颐养天年，就像她曾哺育过这个女儿的童年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露易丝。她顺从了母亲的意愿，开始了卖身生涯，没有志趣，没有情欲，缺乏欢愉，就像有人要她学会一种职业，她就去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对放荡生活的耳濡目染，加上这个姑娘长期病态所导致的早熟放荡行为，扼杀了她身上上帝也许曾经赋予过的辨别善恶的智慧。可是，对于这种智慧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加以培植发扬。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每天总是在同一时刻走过林荫大道。她的母亲寸步不离，其辛劳殷勤的程度完全像亲生母亲陪伴亲生女儿一样。当时我还年轻，并已打算为了自己而接受我们那个时代的轻浮风尚。不过我还记得，每每一看到母亲的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就引起我一阵轻蔑和反感。

要补充说明的是，没有一个处女天真无邪的脸上，会表现出如此的痛苦和忧伤。

这张脸简直就是一座委屈女郎^①的头像。有一天，这个姑娘突然容光焕发。在由她的母亲一手操纵的放荡生涯里，仿佛上帝把些许幸福恩赐给了这个堕落女人。既然上帝已把她造就得孱弱无力，那为什么又要使她遭受痛苦生活的重压，而得不到慰藉呢？就在这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存有的那点纯洁使她高兴得全身打颤。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露易丝赶忙去把这个已令自己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母亲，实在羞于启齿！不过，我们并不是在这里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我们认为不应该不时地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诸于世，那我们对此也许还是

①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大理石雕成的神情哀怨的妇女。

保持沉默为妙。人们谴责这种女人而不听她的申诉，蔑视这种女人而又不对她们进行公正的评价。我看，这才是可耻的。然而这位母亲却答复自己的女儿说，她们的收入应付两个人的生活已不宽裕，要应付三个人就不免要捉襟见肘了；又说养这样的孩子是毫无用处的，而怀孕简直是在浪费光阴。

第二天，一位助产婆——我们姑且把她当做这位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了露易丝。露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下床之后脸色比过去更加苍白，身体比过去更加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人出于对她的怜悯，开始为其医治身心的创伤。但是最后的这次打击太厉害了，露易丝终究还是因流产的后遗症而离开了人世。

可这位母亲却依然活着。她生活得怎么样？天知道。

当我欣赏着这些金银器皿的时候，上边的故事就又在我脑海中浮现。时间在我的沉思默想中冥然逝去，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看守人从门口小心地打量着我，看我是否偷了点什么。

于是，我走到这个老实人跟前。他已被我搞得惴惴不安了。

“先生，”我对他说，“你能否把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个女人的姓名告诉我？”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曾见到过她一面。

“什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我想，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主认为这样可以抬高卖价。你知道，人们事先来看看由绸缎和家具组成的拍卖品，是可以刺激购买力的。”

“她还欠了债？”

“哎，先生，她欠了好多呢！”

“那拍卖之后该还清了吧？”

“还有剩余。”

“剩余的钱给谁呢？”

“给她的家人。”

“她还有一个家？”

“好像有。”

“谢谢，先生。”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意图后松了一口气，并向我行了一个礼。之后，我就离开了。

“可怜的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生活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找到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可怜起玛格丽特的命运。

在许多人的眼里，这也许有点可笑，但是我对烟花中人总是有着无限宽容，甚至也不想费神为自己的这种态度争辩。

有一天，在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路上，我看见在邻近的街上有两个宪兵押送着一个姑娘。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唯一我能说出的，就是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紧抱着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因为她的被捕将导致母子分离。从那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蔑视一个女人了。



■ • 二

拍卖定于16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留有一天的空隙时间，好让地毯商摘下挂毯帷幔之类的物品。

当时，我刚刚从外地旅行回来。当一个人从外地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朋友们总是要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的。可是却没有人把玛格丽特去世当做什么大事说给我听。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玛格丽特长相漂亮。但是，这类女人越是把生前的阔绰的生活搞得沸沸扬扬，她们死后也就越是冷冷清清，就像一些日月星辰，升起落下，悄然无声。如果她们死于青春妙龄，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就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常常都能亲密相处。他们会交流一些关于死者的回忆，但各处的生活却依然故我。这类死讯，不会扰乱他们的生活，甚至谁也不会为此而掉下一滴眼泪。

如今，一个人到了25岁的年龄，眼泪就变得

非常珍贵了，决不会为偶然碰到的女人轻弹，充其量会为自己的双亲哭上几声，因为父母为得到这些哭声，已付出了代价。

至于我，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一件用品上都找不到我姓名的开头字母，但是由于我刚才已承认的那种源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使我对她的死久久不能忘怀，也许她并不值得我如此怀念。

记得我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每天她都乘坐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不辞辛苦地经过那儿。当时我就发现她身上有一种与其他妓女不太一样的气质。而她那种实属罕见的姿容又把这种气质衬托得更为不凡了。

这类不幸的女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被莫名其妙的人陪伴着。

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他们和这种女人夜间做爱的情景公之于大庭广众之下。而她们又不堪寂寞，为此总是随身带着女伴。这些女伴有的是境况更差，没有自己马车的姑娘；有的是怎么打扮也好看不起来的老妇。如果有人要想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主人的任何隐私细节的话，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她们探听。

玛格丽特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她总是独自乘车来到香榭丽舍大街，尽量不招人注意。她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长披肩，夏天穿着十分简朴的长裙。尽管在她喜欢散步的地方有很多熟人，她偶尔也对他们微微一笑，但这种微笑只有她的熟人才能意会，而且也仅有公爵夫人才会露出这样的笑意。

她也不像她的同行那样，老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入口之间游荡，她的两匹马经常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森林^①，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的四轮双座马车，疾驰回家。

我曾数次目睹过的这些情景，现在又闪现在我的眼前。我为这位姑娘的去世而感到惋惜，就像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遭到粉碎毁坏一样。

的确，天下已找不到比玛格丽特更为迷人的美貌了。

①布洛涅森林在巴黎近郊，是当时上流社会人物的游乐胜地。

她身材高挑、纤细，甚至略显过分，但她却具有一种十分高超的本领，只把自己的衣着略加修饰，就可把身上的这种天生缺陷掩盖得荡然无存。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披肩，两边露出绸裙的宽阔镶边。她那紧贴在胸前用以藏手的厚厚暖手笼，四周也围着做工精巧的皱褶。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挑剔，其身段线条也都无可指摘了。

她的头美妙绝伦，真是一件娇态横生的艺术作品。它小巧玲珑，如同缪塞^①所说，由母亲精心制作而成，般配妙宜，宛如事先曾试做过一遍那样。

在她那张难画难绘的优美的鹅蛋形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两道弓形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长长的睫毛遮住了一双大眼；当眼帘低垂时，在红润的脸颊上投下一抹阴影；鼻子小巧、挺拔、灵秀，鼻翼微微鼓起，仿佛在热切渴望着情欲生涯；一张端正的小嘴，柔唇微启，露出一口乳白色的贝齿；面色柔嫩，如同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就是读者所能得到的对这颗迷人小头的全部印象。

黑玉一样的头发，有意无意地卷成波浪，在额前分开，紧贴两鬓，一直拖到脑后。同时耳垂微露，两只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坠在闪闪发光。

为什么玛格丽特热情纵欲的生活会在她的脸上留下处女般的、稚气的甚至已成为其特征的神态？这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事情。

玛格丽特有一幅自己的由维达尔^②画的逼真肖像。维达尔是唯一能用画笔把她画得惟妙惟肖的艺术大家。她去世以后，这幅画曾在我手里留了一些时候。这幅画同本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完全可供我参考，以弥补我记忆中也许会出现的差错。

在本章所叙述的情节里，有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想马上就把它写出来，免得以后在开始讲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做回

①缪塞（1810—1857），法国油画家，是法国名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的学生。

②维达尔（1811—1887），法国油画家，是法国名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的学生。

头的追述。

对戏剧的首场演出，玛格丽特每场必到。她每天晚上都是在剧场或舞场里度过。每当有剧本上演，准能在剧场里看见她。在这种场合，她总是随身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这些东西也总是放在她那一层包厢的前栏上。

在一个月当中，玛格丽特所带的茶花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而另外的五天则是红色的。谁也猜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缘由。我虽指出了这种变化，但也无法作出解释。她频频光顾的那些剧院的常客和她的朋友们，也都像我一样察觉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到她还带过别的花卉。于是，在常卖给她花的巴尔戎太太的花店里，有人就替她起了个绰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外号被人们传之迄今。

此外，我和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都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英俊漂亮的年轻人的情妇。对此，她也并不隐讳，而那些年轻人也以此为荣。这表明情夫和情妇彼此都是很满意的。

然而，据说在三年前，玛格丽特从巴涅尔^①旅行回来之后，就一直只同一位外国老公爵生活在一起。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曾千方百计要使玛格丽特摆脱过去的生活，她也似乎心甘情愿地让他这样做。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越来越不好，医生要她进行温泉治疗，于是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就有这位老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得的病同玛格丽特一样，而且相貌也跟玛格丽特十分相似；别人曾把她们以姐妹相称。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至三期，玛格丽特到巴涅尔没几天，她就与世长辞了。

就像人们不愿意离开浸透着自己一部分心血的土地一样，公爵

①巴涅尔，法国有名的温泉疗养地区。

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他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再次看到了自己女儿的身影。于是，他向玛格丽特走去，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拥抱着她。他连她是谁也不过问，只是一味恳求她能允许他去看她，能允许他像爱自己女儿活的化身一样爱她。

和玛格丽特一起待在巴涅尔的只有她的侍女，何况她一点也不怕自己的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所以她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这些人就去郑重地把戈蒂埃小姐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公爵。这对这位老人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谈不上她女儿与玛格丽特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为时已晚，这个少妇已经成了他心灵上的一种需要，而且也是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寄托和依靠。

他丝毫也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询问玛格丽特，如果她认为尚可改变自己生活的话，那么，作为对她做出这种牺牲的回报，他可以向她提供她所希望的一切。玛格丽特答应了。

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天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尚在病中。他似乎觉得过去的生活是她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这种迷惘的想法，他期望上帝能因为她的悔恨和觉悟，而再为她送回美貌和健康。

果然，临近夏末的时候，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使她几乎恢复了健康。

之后，公爵陪伴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仍像在巴涅尔一样，继续来探望她。

对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人们既不知道真正的缘由，也不明白确切的动机。于是这在巴黎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曾以巨富著称的公爵，现在则以挥霍无度而名噪一时了。

有人曾把老公爵和这位少妇的接近归因于放荡，因为这在有钱的老头儿身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揣测，就是没有猜出其中的真情。

其实，这位做父亲的公爵对玛格丽特感情的缘由是十分纯洁

的。他们之间除了心灵上的交往之外，如果还有别的关系的话，那对公爵来说，就意味着乱伦了。可他，却从来没讲过一句玛格丽特这位女儿不堪入耳的言辞。

除了如实描写之处，我们绝不想对女主人公编造别的什么谎言。应该说，当玛格丽特在巴涅尔的时候，她对公爵所许下的诺言是不难遵守的，而且她也确实是遵守了的；然而，她一返回巴黎，这个挥霍享受成癖、惯于跳舞狂欢的姑娘似乎有点耐不住了。只有老公爵的定期来访才可使自己的孤独寂寞有所缓解，这种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于是，往昔生活的炽烈气息又同时漫过她的脑海和心田。

何况，玛格丽特这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显得格外妩媚娇艳。她正值二十妙龄，得到控制但并未根除的病情继续激起她狂热的情欲，而这种情欲往往总是肺病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公爵的朋友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想抓住这位少妇的一件丑事，借以说明公爵的名誉因她而受到损害。

有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玛格丽特在断定他不会去看她的时候又接待了别人，而且这样的接待往往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公爵听到后痛苦万分。

经过盘问，玛格丽特向公爵承认了一切，并直率地劝他以后不要再照管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无法再信守原来的诺言，也不愿意再长期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恩惠。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别无选择。但到了第八天，公爵却又来恳求玛格丽特仍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只要能够见到玛格丽特，公爵答应她一切由其自便，并且还向她发誓，即使到死，他也绝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言辞。

这便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发生在1842年11月或者12月里的情况。



■三

16日下午一点钟，我到昂丹街去了。

远在大门口就能听到拍卖估价人的喊叫声。

屋子里挤满了好奇的人。

所有烟花界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几个贵妇在偷偷地打量她们。她们这次又打起了参加拍卖的名义，以便就近瞧瞧她们过去一直无缘际遇的名妓。也许她们还在私下暗暗羡慕这些女人自由放荡的生活呢。

F公爵夫人的胳膊撞上了A小姐；A小姐是当时妓女圈子里一位薄命红颜；T公爵夫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D夫人起劲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夫人是当时最风流最出名的荡妇。那位Y公爵，他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事实上，他的开销并未超过他的实际收入。这会儿他一面跟M太太聊天，一面又在和N夫人眉来眼去。M太太是一位才横溢的短篇小说作家，她常想把自己所讲的见诸文

字，并在自己所写的东西上签上大名。漂亮的N夫人喜欢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她几乎总是身着粉红或天蓝色的服装，坐着由两匹高大的黑马拖拉的马车。黑马卖主托尼曾向她索价一万法郎……她也如数照付；最后还有R小姐，她靠自己的才能而出人头地，从而使那些靠嫁妆赢得地位的上流贵妇自愧不如，更令那些靠艳事而闻名于世的妓女望尘莫及。她不顾天气寒冷，也赶来购买一些东西，相当引人注目。

我们还可以举出汇集在房间里不少人姓名的开头字母。在这里相互见面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为了不使读者感到厌烦，恕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必须提及的是，当时大家都欣喜若狂。而且在到场的女人中，有许多人都认得死者，可眼下却都装得记不起来了。

3 人们在大声欢笑。拍卖估价人在声嘶力竭地喊叫，挤坐在拍卖桌前长凳上的商人们虽竭力叫大家安静，以便使生意能井然有序地进行，却丝毫不起作用。

我悄悄地混进了这些纷乱的人群，默默地沉思着在这个可怜女人咽气的卧室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眼下为了还清她生前的债务，人们正在拍卖她的家具。我到这儿来，与其说是买点东西，还不如说是凑凑热闹。我久久地注视着那些拍卖商的面孔，每当一件物品拍卖到超过他们所期望的高价时，这些面孔就喜气洋洋，得意非凡。

那些曾在这个女人的卖身生涯方面搞过投机的人，那些曾在她身上沾尽好处的人，那些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拿着印花借据纠缠不休的人，还有那些在她死后向其收取的冠冕堂皇的账款并索要荒唐可耻的贷款利息的人，可全都是些正人君子啊！

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这话真是千真万确！

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一下子都拍卖完了。然而，却没有一件东西能中我意。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

突然，我听到一声喊叫：“精装书一册，书边烫金，书名《玛